

哀情小說
悲紅悼翠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六版

小哀情 悲紅悼翠錄（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編輯者 喻血輪

發行者 進步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中華書局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哀情小說 悲紅悼翠錄提要

喻血輪著

黃生與其表妹書齋共讀兩小無猜
翠柳樓頭茜紗窗下閨房諧劇有甚
畫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諒美人黃土
賁恨窮泉公子緇衣委身古寺以之
方石頭人物差與寶黛同情而文之
纏綿悱惻亦自不弱於雪芹

小哀情

悲紅悼翠錄

喻血輪著

第一章

紅泥叱犢碧樹呼鳩。杏雨沾衣。楊風撲面。我可親可愛之春光。又隨堂燕以歸來矣。時萬柳長堤中有兩少年。各控輕騎。行行止止。似甚欲領略此澹宕之春光者。然又時蹙其眉。若有重憂。然未幾年長者曰。吾弟……汝此去。吾甚望汝能勤心苦讀。以慰老母之心。蓋處此齷齪世界。僉以功名爲光大門楣之品。我輩雖不似鄉村俗子。迷戀其中。而爲掩炎涼人眼光計。要亦不能不三致意。吾弟年少。且甚聰穎。務須努力前途。當不患無出人頭地之日。此則吾今日之所期望於吾弟而甚願。吾弟有以自勵之也。年少者曰。吾兄此種金玉之言。弟自當銘諸座右。惟此去依人字下。跼促如轅下駒。則誠非弟之初願。年長者曰。此

不獨吾弟之所不願。亦卽吾心之所不忍。特以實偏處。此不得不爾。試思吾挈老母遠去江南。汝一人將何所依倚。故於萬不得已之中。而擇此策。吾想舅氏仁慈。當必有以憐愛汝而護惜汝者。汝雖依人肘下。究亦無多苦惱。汝甚勿一任己性。觸犯長者。則吾雖遠隔江南。亦可減一分罣慮。而且剛金易碎。輾玉能全。逞一時才華。每貽無窮後累。此尤吾弟之所當切戒。年少者曰。此語弟自當遵從。獨是骨肉分離。壚篴各奏。則又不免爲之心碎。言時其憂愁之色。忽又飛於眉宇之間。年長者聞之。亦爲之垂首黯然。於是二人之聲音頓寂。長途之中。惟餘蹄聲得得而已。

兩少年爲誰。蓋錢塘江上黃氏子也。長名之傑。年約二十歲。少名之俊。則少之傑。七歲均少年。蘊籍風采卓然。然少孤。母子相依。倍極淒苦。後幸江南某大僚慕之。傑之才聘爲幕友。於是硯田得以豐穫。門祚賴以不墜。而骨肉手足之分離。亦因是而致。先是之傑有舅氏陸彬文。亦隸錢塘。曾以進士出身。歷任某府。

知府因性情方剛。恐擔不起。宦海波濤。遂掛冠歸里。日以栽花種竹。吟風弄月。爲消遣計。無子有女。一小字錦媛。年方一十二歲。甚慧麗。頗解詩書。陸愛之。若掌上擎珠。嘗欲覓一乘龍快婿。以匹之。顧以選擇過苛。致有願未能償。當之傑受某大僚之聘。時卽擬挈母同往。因之俊無所倚。遂欲寄之陸府就學。乃於未行之先。函商於陸。陸以伯道無兒。庭幃岑寂。且因錦媛而延有師傳。遂亦竟允其議。於是之傑卽爲之俊。檢點琴書。偕之同往。是日長途寂寂。中千予而互話者。卽黃氏兄弟往陸家時也。

二人旣至。陸氏夫婦倍極歡迎。見之俊容貌。矅麗。年幼多才。尤爲之開却。老顏卽彼嬌小。伶俐之錦媛。亦時發其憨笑。向之俊連道良伴。將來也在之俊處此景地。似宜發展其欣忭之意氣。以勸助此歡場。乃爲別淚離腸。所牽掛以致黯然而傷心。默然垂首……陸夫人覩此情狀。爲之撫慰者。備至。並握之俊之手。而言曰。吾甥兒。汝甚勿榮念家庭。我固最愛汝者。汝在此。我決無所苦。於汝且有

汝妹與之同窗共硯聯翩出入亦甚不虞寂寞且亦至足快樂錦媛亦攬言曰阿母兒將來與二哥種花於西院垂釣於東池必有許多佳趣陸夫人笑曰汝獨計此遊戲事亦知二兄之才學勝汝多多汝苟不勤心苦讀將來恐落二兄之後而爲汝師所羞錦媛聞言復發其嬌態之態曰阿母……豈欲兒作女狀元耶言已陸翁暨之傑兄弟均失聲笑時陸翁已備有盛筵款待兩少年兩少年既係至戚在理實宜與家人同棹共食席間所最興趣勃勃者則爲陸翁蓋陸自修養林泉後與世外交際甚稀卽黃家亦以地遠間隔過從不密今忽雙雙款門而至實爲此老年來滿心暢意之事且以之傑之年少飽學之俊之倜儻不羣尤足以挑起其雄談高論之興致撥動其慷慨激昂之胸襟故自入席之後此老之對於上下今古滄海桑田莫不嘖嘖盡道大有滔滔若決江河之概並時時謂之傑兄弟曰白衣蒼狗世變無常吾老矣壯志消盡汝輩年少多才自當努力前途以應國家之用甚勿謂時乖運舛遽灰雄心昔蘇秦當其合

縱之說不行。時裘敝囊空。百無聊賴。而卒能得最後富貴達利之榮。幸是可見。有志者事竟成。彼一時偃蹇窮困。又何有於我大丈夫之胸襟也哉。之傑本素以有才。未用抱憾於心。今聆此老之言。亦不覺精神煥發。頓觸起其王郎舞劍雄心。而與此老互相辨論。以向日沈靜無譁之家庭。今竟喧鬧甚盛。誠足令其東鄰艷羨不已。卽著者冥想其聚會之情形。亦不覺爲之神往。

第二章

越數日。之傑以嫁線勞形。急不容緩。遂欲跨衛言旋。陸氏夫婦極欲挽留。而未果。之俊更以手足關情。難以遽別。聽鷓鴣聲。行不得也。哥哥尤覺爲之心碎。在之傑處。此景地實大難乎爲情。然於萬不得已中。猶頻頻溫慰愛弟。並叮嚀種種。陸氏夫婦更不惜從旁勸諭。此時心理所獨異者。則爲錦媛不惟不欲之。俊如此戀戀且深。恐因此戀戀而竟隨阿兄以去。不能長留其家。此種觀念。蓋小兒女極無意識中之所構成。然其後來所結之果。卽此無意識觀念所種之。

因一若老。天故授之。以爲將來磨折顛連之預備者。在錦媛固莫知。其所以然之俊更茫然不解。其故前生孽債。今生償還。蓋惟吾書可得而言之矣。之傑周旋旣已。卽一鞭殘照。倏忽離此大好園林而去。途中猶頻頻回其首。若甚不忍遽爾告別者。而來時兩兩歸時。獨自尤足以令其悵悵以悲悵悵。以思然猶以男兒志在四方。別離乃人間常事。用以自慰。自解其最不能忘懷而愈思愈不已者。則又別有兩端。一以之俊年齡太輕。生性傲慢。將來舅父母之憐愛。心能否久遠。得如今日縱其能如今日之俊。又能否勤心向學。到底不倦。已又遠隔江南。無從約束。一以己身素負才華。不能得志。今雖得有所棲。而依人作嫁。托鉢侯門。終非男兒所以自處之策。舅父雖多引古訓。用以勸慰。奈人各有心。士各有志。令我實未能終遵其道而行。雖然。天公不平造物。不公已成。今日自然之例。縱我輩才力撐天。亦屬英雄無用武之地。甚或因之以毀家遭難者。由此以觀。亦惟有終作轅下駒。與草木同腐而已矣。夫復何言。思至此心潮。

起。落。目。爲。之。眩。一。種。懔。懔。悵。悵。之。色。盡。呈。之。眉。端。此。寂。寂。長。途。中。蓋。之。傑。最。無。聊。賴。時。也。猶。有。一。端。爲。之。傑。最。苦。之。隱。衷。則。此。兩。種。觀。念。均。不。能。宣。諸。老。母。之前。一。則。恐。觸。起。其。思。兒。之。心。一。則。恐。引。動。其。悲。子。之。遇。故。日。惟。縈。念。其。方。寸。腦。線。中。與。夢。魂。相。商。議。之。傑。所。處。之。境。遇。亦。良。苦。矣。

次。日。既。抵。家。即。將。舅。父。母。殷。殷。相。待。之。誠。意。盡。爲。老。母。告。彼。老。年。人。於。傷。別。之餘。得。此。好。消。息。亦。不。覺。爲。之。破。顏。一。笑。於。是。母。子。二。人。又。恩。恩。拊。擋。行。裝。以。作。遠。行。之。計。之。傑。本。非。素。封。四。壁。之。外。所。謂。日。用。器。具。者。蓋。亦。甚。夥。故。不。兩。日。後。即。已。佈。置。就。緒。於。是。母。子。二。人。相。將。離。此。巍。然。老。屋。而。去。之。傑。既。去。莫。愁。湖。上。又。添。一。遊。人。至。其。所。持。宗。旨。何。如。居。停。所。待。遇。何。如。已。於。之。傑。口。吻。中。道。之。可。以。勿。贅。今。且。專。叙。吾。書。之。主。人。翁。矣。

第三章

當。之。傑。去。陸。府。時。之。後。雖。以。手。足。關。情。難。以。遽。別。而。數。日。後。即。漸。淡。忘。所。以。令。

其淡忘如此之速者一以陸氏夫婦相愛如己出一以錦媛表妹形影相依足解岑寂故於不知不覺之中遂將其眷念家庭之感磨滅殆盡且頻頻自思願此生此世總與錦媛朝夕相處不復離此陸府而去此蓋年少多情者之一種天然思想與有生以俱來者也越數日陸氏夫婦即爲之布置課讀諸務陸家本居山麓廉泉讓水最足宜人傍家人常居之室外有花圃花圃內精屋數楹軒敞異常屋前臨以小池內植香荷並象鴛鴦及小魚各種由此屋達居室有甬道約數百步道傍亦植有玫瑰野菊萋萋然令人奪目屋內分三椽偏東者正對短垣垣旁斜植薔薇數株迎風飄弄嫣然若巧笑荷從窗內外窺者正對其娥媚欲放之花陸翁即以之俊之琴書安置其內顏其室曰栽紅院偏西者遙望居室窗下亦植有夜合暨桃杏櫻梨各數株薰風吹來香氣觸鼻陸翁即使錦媛居之亦顏其室曰刻翠軒中曰惜陰書屋爲師傳所居亦屬幽雅沈靜部署既妥並遣其僕名來富者爲伺候之俊錦媛則有向時使用之侍女名

侍香者隨之來校。於是曩之所藉以消遣吟咏之花院。今則闕然一堂。變作一小小學校矣。

嫩柳青青桃紅一片樹叢中擁紅樓一角朱欄碧檻精巧絕倫茜紗窗中啾啾咕嚕之聲不絕於耳時之俊與錦媛蓋已執卷就讀矣師傳爲一老學究終日端坐書案睡容可掬謚以冬烘先生殊爲恰當尙幸對此雛鶯稚虎猶足以促發其勃勃生氣不然此寂寂書堂中幾疑添一偶像矣其對於之俊則教以經史詩詞對於錦媛則專教以詩詞經史次之之俊在家隨阿兄課讀時對於詩詞本已講解甚精經史雖不甚高明而自就學後亦頗知勤苦以其聰明才力測其將來當必可造一通儒飽學錦媛雖可與之並駕齊驅惜其爲一女孩兒家耳兩人每當課餘之假輒連翩步於花叢以撲蝶爲戲或持其數尺之釣竿雙雙立於池畔以釣魚爲樂更或握手評花並肩踏月見之者靡不道爲玉人一對非復人世間種也。

然有一端令人莫解者。當此兩小無猜。互相嬉戲。固一最樂之境。而錦媛居恒抑鬱。觸物輒爲之生悲。一日方與之俊收拾殘花。忽呈一慘然之色。之俊怪而問曰。吾妹……汝胡爲抑鬱不樂乎。錦媛曰。見此殘花而不樂耳。二哥亦知此殘花。卽向日芬芳撲鼻。爲人人所愛賞之後。身者乎。當其含苞將放時。艷麗奪目。大衆歡迎。當如何榮幸。當如何愉快。乃天地無情。不長施以雨露。致其不能長。贅於枝頭。而作一可憐憔悴之色。以落倫非吾人爲之收拾。則一任其飄零。倩誰護惜。吾因是以感彼蒼之不仁。既不使其長享榮華。長得他人眷愛。便可使其勿生。旣生之矣。便當生生世世長保其艷麗。長使衆人愛之。而不倦。今乃乍見乍滅。能不令吾人爲之抱憾無窮。而悵悵以悲者耶。之俊曰。吾妹洵多情。人哉。雖然。人生榮落。那不如是。特吾輩年少。不應擔此閑愁。若然。則惟有向空門托足。因果果聽其自然耳。二人之談吐。類多如是。豈天授之慧。而自知其結果如落花。用以自悲自愁者耶。抑因此悲愁交結於心胸。而遂構成後來之。

結果者耶。大抵年少多情，便非幸福。彼林黛玉之所以夭，亦正如今日錦媛之所以發此癡念也。

第四章

之俊既與錦媛就學後，冥冥中情網即爲之緊緊縛束。大抵人類秉情而生，因情而活，苟能相處以久，相見以誠者，鮮有不發其至密切之感情。雖友朋之相與，亦恒如是。況此情種充富，伶俐聰明之兒女哉！錦媛自就學後，因其嬌小孱弱，頗不勝其勞苦，乃不數月後，懨懨遂病，不得已遂暫休，假移居其舊日所居之樓。樓東正對花園，薰風吹來，芬芳撲鼻，視綫所及處，卽其學舍。以狀卜之，實宜病人顧。錦媛良不欲居此，蓋以與之俊間隔太遠故也。然以父母之命，又不得不勉從。

陸氏夫婦自錦媛抱病後，爲之奔走往來，極形忙碌。常川駐樓者，則爲侍香、侍香、固黯慧之女郎。錦媛依之，亦不形寂寞。獨之俊，覺覺子立頓失良伴，殊覺孤。

寂無聊故每當課餘時輒引首西望以盼錦媛之速痊卽晨起就課亦必立於花圃遙向錦媛樓窗癡望蓋欲藉此以占其早來病像之何如其實迷離中所見者惟窗帘與床幔究何能探病者之何如小兒耶之癡心言之誠令人可發一噱其尤甚者則每殮後不憚奔走之勞必摘各種鮮花以送往錦媛居樓或爲之插其香鬢或爲之置其瓶中蓋彼以爲錦媛嗜花逢可藉花以療其病其實花非良藥胡濟於事然錦媛則爲之大感因是亦慣不喜於榻臥必移其長几斜倚於東窗以遙覘之俊之舉動苟見之者必與侍香以手招之之俊亦恒應聲而至及至癡立牕下彼此又各無語如是者日必數次之俊亦絕不憚勞間猶以花枝上擲俾錦媛手接之以取樂

一日錦媛病稍痊侍香人與之櫛髮時錦衣淡白之衣映其嬌紅之面幾若積雪擁紅梅一枝令人望之而生種種之愛戀錦媛之髮固變而膩侍香爲之櫛時亦不覺連贊其佳錦媛聞言乃欣然曰吾髮固佳然終不如二哥之佳侍香

曰。吾意殊不謂然。蓋相公徒光澤而終不及小姐之膩而軟者也。錦媛曰。雖然。二哥固不止髮住在我視之直覺無一不佳。試觀其言語動作。幾無處不足以使吾人獲美滿之愉快。吾意世間男子實難覓其儔。侍香笑曰。相公誠佳哉。然余每視其以目灼灼視小姐時。則覺其殊非佳兒。錦媛亦笑曰。是特其慙態使然。豈遽謂其弗佳耶。侍香乃作謔語曰。佳則佳然。在小姐則佳。於侍女則何佳之有哉。錦媛聞言不覺嗤然一笑曰。蠢婢。汝以此言嘲我。得不畏我竹杖耶。汝苟嫉我兩人之相愛。則我即請吾父以汝匹二哥。爾時汝當可餓口不言矣。侍香笑曰。小姐試以此言白之主人。吾意主人必不我責。或且猶謂小姐欲匹相公。故藉此以自媒也。方其二人正嘲笑時。之俊早持花枝。佇立門外聽之。歷歷及聞至此。乃不禁大笑。躍人曰。汝兩人勿爭。苟舅父肯均匹我者。則誠佳矣。錦媛睹之。俊入聞其以此言相嘲謔。不覺爲之大羞。侍香亦爲之嫣然垂首良久。錦媛始曰。二哥竊聽人語。殊非善行之俊。笑曰。我固非善然。則妹妹竊議他人。

又豈善耶。雖然此奚足計。妹妹病狀究何如乎。錦媛曰。今日殊佳。且精神較健。不過悶居一室。特覺鬱鬱耳。之俊曰。盡同我一遊花園。錦媛曰。我亦甚願。但不知吾母許吾否。之俊曰。病人久閉室中。正宜一吸新鮮空氣。吾意舅姑必許此。行。錦媛曰。然則吾不告而行可乎。之俊曰。是胡不可。於是相偕而出。侍香亦與焉。

既出室。適經錦媛樓窗下。窗下有平石。即日來之俊擲花之處。錦媛履之。笑曰。二哥樓窗距地曾弗及二十尺。而二哥嘗擲弗上。誠可謂至無能者之俊。不服曰。妹妹試之。吾恐十擲猶弗能及。因奔而折玫瑰一束。錦媛笑曰。否否。吾不能偕若爭。吾新愈。且非男子之俊。弗可縛礫以授。錦媛縮手不受。之俊強之。錦媛遂亟遁。返顧而笑之。之俊不悅曰。妹妹誑我。弗擲亦胡傷。遽擲花於地。錦媛乃返拾之。笑曰。吾戲二哥耳。二哥乃怨我。雖然我擲弗及者。則二哥勿笑之。之俊諾之。侍香前曰。小姐勿爾。吾且爲小姐擲。錦媛弗聽。忍笑向窗力拋花。揚不及。